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海上塵天影  
第三十六回 釋妒意正言規雅婢 了情緣佛果化癡郎

再說佩纒從雙瓊那裡受了委曲出來，心中十分懊惱。自想向來與他還好，並沒得罪他的地方，為何今朝把我這般得罪。他又並不像昏聩的說話，愈想愈恨。要想去告訴秀蘭，他就從漱藥■桐華柳堤一帶繞過來，方到月影橋廊下，遇著了小碧丫頭，手中拿著一冊法帖。因問道：「姐姐你家姑娘在屋裡麼？」小碧笑道：「方才出來。」佩纒道：「姑娘在何處？」小碧道：「不知道，不是鬧紅樹，定是到棠眠小筑的。我還要到你姑娘處去還帖呢！」說著就走了，佩纒便獨自到鬧紅樹來。這時候桃已成了小寶，落紅都消盡了，但見桃葉萋萋，綠蔭冉冉。因想桃花詩社，不過一月，如在目前。現今風景又是不同，流水年華，人生如夢，不覺感慨歎息了一回。於是走上台階，只見兩個老媽子倚在西窗，口講手指的，看什麼，並沒見他進來。佩纒一逕進去，只見小丫頭金兒坐在門口，裡面微有笑聲。佩纒走入，笑問金兒道：「秀姑娘來麼？」金兒連忙立起來，笑著搖手，低低說道：「秀姑娘沒來，姑娘莫進去，裡頭有客人呢！」佩纒笑道：「客人也不要緊，什麼鬼鬼祟祟的。」金兒笑著附佩纒的耳說：「他們幹正經事呢！」佩纒便兩頰飛紅，心頭霍霍的跳。不覺自上至下，滿身酥透起來，也立不定了，便坐在金兒那邊的春凳上笑道：「這客人也胡鬧，他姓什麼？」金兒笑道：「就是知三。」佩纒笑道：「為什麼不大大方方？」金兒笑道：「你呆麼？這事好大方做的？難道好在客堂裡當著眾人幹麼？你將來要大大方方的不避？」佩纒紅著臉，把金兒啐了一口，心裡又要去看，又不好意思去看，因笑道：「你望風望好了罷！」說著便走了。金兒罵了一聲：「小蹄子！」佩纒一個人走到棠眠小筑來，轉過鬧紅樹西首花障。方是棠眠小筑南首的短圍牆，但見牆裡面綠柳陰濃，薔薇爛熳，牆外菜畦中的菜都已作■，有韭菜一畦，青蔥可愛，有幾個人在那裡彩蠶豆。更屋旁邊的一帶竹園，新竹均已放苞。還有未放苞的，穿雲透月，雜在其中。牆邊一排石榴樹，均已作花。於深青濃綠中，雜著火點樣的紅花，燃遍枝頭，十分燦爛。賞了一會，就到棠眠小筑來，看見了秋香，便笑問道：「姐姐，裡頭有客麼？」秋香笑道：「沒客，秀姑娘在裡頭，妹妹進去罷！」佩纒便走到裡邊，只見秀蘭在桌上寫扇子呢。文玉立在旁邊看著，見了佩纒，連忙讓坐，秀蘭笑道：「你來得正好，還有一把題畫的扇子沒有題句，你同我想一首，我被這文丫頭措死了！」佩纒看他已經寫了兩柄折扇，還有一把扇畫著一枝木蘭花，一隻小鳥在枝上開口作鳴的光景。佩纒笑道：「這是什麼鳥呢？」秀蘭道：「不拘什麼鳥，你做罷！」文玉道：「這是伯勞。」佩纒便想了一會，寫出來，放在桌子上，笑道：「你們去改罷，我不管了。」文玉看了一遍，笑道：「流利得很呢！」秀蘭寫好了這扇子，也看道：一聲啼鳴送殘春，睡起深閨自寫真。畫裡莫嫌脂粉重，木蘭本是女郎身。

秀蘭笑道：「絕妙好詞！佩丫頭真是神手獨絕了！」一面說，一面把它寫了，寫畢，收好。大家長談，佩纒方把雙瓊得罪他的話，告訴一遍說：「兩位姑娘因是向來愛我的，所以告訴告訴，二位莫給別人知道。」秀蘭道：「怪道那一天雙姑娘要同碧丫頭去找柔丫頭，你說也要去，他就不去了。」文玉道：「你總有開罪他的地方，或是言語，或是應酬，你自己不留心，他倒記好了。」佩纒道：「阿彌陀佛，我沒得不留心的事。」文玉道：「恐防有小人在裡頭造言生事，背地裡編派什麼。」佩纒道：「這麼著，那裡能防呢？我想起來，不過多承各位姑娘看得上我，把我抬舉了。就是那一天我拜吳太太做乾娘一個樣子，他們說佩纒不過是一個丫頭，倒是小毛蟲爬到高枝上去了，不服氣，造出這個無根無據的話來傾軋我。但他們也不想，姑娘們雖把金眼看我，我何嘗不守我丫頭的本分？就是同我們丫頭一輩子，何嘗不是姊妹姊妹的親熱呢？有什麼不服氣？做損人不利己的事。」秀蘭道：「你這話少說，他們姊妹們聽得了，不喜歡呢！你知道誰不服氣？誰損人？聽了你的話，同你好的也要存心了。還是這般嘴快！」佩纒歎氣道：「叫我怎樣呢？他是道台大人的千金，我是牆花路柳，他要怎樣便怎樣，我不能去同他辯的。姑娘，你們得便，好替我問問麼？」秀蘭笑道：「你真是呆了頭，這個話怎麼好去問他？我想他總別有緣故，恐怕蘭生那裡有什麼話犯他的忌。」文玉道：「桃花社聯句這日，你說過什麼來？」佩纒方欲說話，秀蘭道：「我想著了，那日素秋奶奶掣著史湘雲的籌有虛名兒一句，雙姑娘就冷笑說要改小梅香伏侍，你面上不是赧赧的麼？」佩纒想了一想道：「不差。」文玉道：「為什麼緣故？」佩纒紅了臉不語，文玉嗤的一聲笑起來，秀蘭笑道：「有什麼不好說的呢？」佩纒囁囁良久說：「其實也沒什麼，恐怕給他看見了。」文玉笑道：「原來你們幹這個丟臉的事，莫怪他看不上你了！」秀蘭笑道：「你們要幹，什麼時候不好幹，偏給他看見。」佩纒紅著臉道：「姑娘也太多疑了，你道我做什麼事？我因腹急，在假山子石後蹲了一會，不知道蘭生何以跟了來，要他討好，送給一張紙，我就是這一節，給他看了去，但我們倒沒見他呢。」文玉道：「就是這節，你也太骯髒了，燕姑娘那裡有木桶，有瓷盆，不去坐，巴巴的走到那裡去，又不帶紙。」佩纒道：「何嘗不帶紙？蘭生這冤家，婆子氣，要好吧。初起我本想到小房裡的，幾個東西都新用過，口上還有濕水，我怕醜，才走到那裡的。」秀蘭笑道：「你這下身本來乾淨，可以獻佛的，你要這麼著，何不學你韻丫頭定做幾個銀瓷盆，這才是清潔呢！」文玉嗤嗤的笑道：「用的時候，叫一個人在你下邊，俟出來了，便摧開。」秀蘭笑道：「還不好，請幾隻西洋小哈巴狗來吃。」佩纒紅著臉笑道：「我要罵了，人家不舒服，好好同你們說，你們倒合著拿我開心打趣！」秀蘭笑道：「有什麼法兒，若是為蘭生起的，還是同蘭生說。」文玉方欲接口，忽見幽貞館的小丫頭走來道：「佩姑娘在那裡麼？顧爺在屋裡送你的書。姑娘說叫你送藥到那裡，又不回來了。幸虧秀姑娘那裡的小碧姊姊說，不在鬧紅樹，定在這裡，我所以尋了來，快些去罷。」文玉道：「正好，你秘密的問蘭生，叫他打聽有什麼緣故。」秀蘭道：「解鈴還是繫鈴人，你去罷。」

於是佩纒就還到屋裡，見蘭生同韻蘭在幽貞館說話，彼此見了，蘭生笑向佩纒道：「你命我買的《全唐詩》，現在帶了來了，板子還好。剛才送到你房裡，你去看罷。」佩纒笑道：「多謝費心，你送我姑娘是什麼？」蘭生笑道：「也沒好東西，那邊桌子上的書都是。」佩纒先去一看，是《歷朝詞選》、《詞律》、《詞律拾遺》、《國初六家詩選》、《國朝聯體正宗》、《魚洋詩集》、《吳詩集覽》、《王葵田消夏錄》木板書共八部。因笑道：「你送姑娘的多。」韻蘭笑道：「你要看，盡管看。明兒同我開了書面，寫好書名，你要用就用。現在先替我放在書架子上。」佩纒、蘭生便七手八腳的歸好了，韻蘭道：「你個藥交去了麼？」佩纒只得說：「交了。」因道：「晚上我還有話問姑娘呢？」韻蘭道：「要說便說。」佩纒就把以前的話說了一遍，蘭生是知道這個緣故。韻蘭倒疑惑起來說：「毫無猜忌，為何同你不合呢？」蘭生道：「大約是我的不好，回來我同佩纒分辯就是了。」韻蘭問不好的緣故，蘭生不好說送紙的話，僅把先時同走出來，他落後不來生氣的一節告訴韻蘭。佩纒方知還有這個一節說道：「你做了事累人討沒趣，你不去說明，我不依。」韻蘭道：「這事只好隨著機會慢慢的辦，釋他的疑。若當一件同他說，他又道是你左袒佩纒，更要起疑了。只好學著黛玉、寶釵的同居法，由漸感化，方能不著痕跡。他只要在他面前事事同他親近，遠著佩纒，他看了幾件，就釋然而化。這個時候，你方同他辨一辨心跡，就芥蒂消除了。」佩纒點頭稱是。說著，只見珊寶過來找韻蘭去著棋，見了蘭生，笑謝道：「多謝你送我的書。」蘭生笑道：「見笑呢。」又道：「秀姑娘、湘姑娘、碧姑娘、柔姑娘、凌姑娘、幼姑娘、素姑娘、雙姑娘、燕姑娘的東西只好明日送來了。」

於是談了一會考政，知正案取在第四，韻蘭、珊寶替他預賀，珊寶便同韻蘭去了。蘭生方同佩纒到房裡來，佩纒看《全唐詩》板子極好，心中自是歡喜，便把這題木蘭花的詩給蘭生看。蘭生笑道：「真正為你自己寫照，下回詩社你好好留心，奪一個社元！」佩纒道：「下回是陽姑娘，他現在有病，又是同我不合，恐怕不能開社了。」說著，只見伴馨來叫佩纒出去，不知說了些什麼。佩纒看有一個老媽子在問壁房裡同小蘭說話，佩纒故意不見，便回房來。蘭生道：「什麼事？」佩纒道：「並沒要緊話，你說詩社，恐怕雙姑娘怪我。」蘭生道：「都是我不好，回來我替你去解釋，你也不要生氣。」佩纒道：「我也不敢同他生氣，但只要他知道我的心，我還有什麼說的。就是你從小同他相和，也該同他好些，體貼他的心。他有這個病，大約為氣量小生氣上起的。他見了同我們混，你又不肯自己檢點的，他又不同我們見慣了的看你這樣，他疑心好似我們引誘你的，他自然要生氣呢！你這回子過去沒？」蘭生道：「我昨晚未回家裡，先就去望他，他裝著病，只是不理我，叫我這心裡也使碎了。」佩纒道：「我也常說他一個

聰明姑娘，為什麼年紀輕輕犯這個病？大約是操心太過，但凡把這個心放開些就好了。」蘭生道：「他這個心，本來是率直的，品貌又好，我從沒有待壞他的心，不知道他何故總是防著我？」佩纜道：「現今他疑我，我不好同他分辯，你須替我分表分表，我雖不仗著他，現今同住在園裡，那裡能迴避許多，他解了疑，那時我再同他去陪話。」蘭生歎氣道：「我就不喜他多心，你想常聚在一處，若要存心覓人家的訛處，誰也免不了。」佩纜道：「雖如此說，自己也要檢點些。但責人而不責己，也不通行的。」說著，只聽外邊說知三來了，二人就走出來，知三笑道：「你兩個人在裡頭做什麼？我打諢要進來看呢！」佩纜笑道：「我們倒不做什麼，只怕你做了什麼。」知三笑道：「我方從園外來，知道蘭生弟在這裡，怕有故事兒，再受起什麼，我就趕了來。」蘭生道：「你怎麼知道呢？」知三方欲接口，佩纜笑道：「你才進來麼？剛才燕姑娘房裡，有一隻哈叭狗偷屎吃。」一句話說得知三不好意思起來，辯不是，不辯又不是。佩纜笑道：「你要說嘴麼？你說嘴，我就--」知三急了，只得央告勿說。蘭生問：「什麼？」知三只得把他話來混了，佩纜也不便出口，笑道：「他要約燕姑娘再開詩社呢！」蘭生笑道：「未必是這個緣故，但是你們要開詩社，也只得我去同雙妹妹說。」因此把舒林偷局的事情掩飾過去了。原來知三與燕卿方才幹了一回新奇的故事，正書中不便述及，並有園中各姊妹的軼事，另詳外書八回之中。甫脫稿，已為書中一個要緊人取去。當時曾否焚毀，不得而知。

那知三在幽貞館坐了一會，便同蘭生去了。過了兩日，蘭生再來望雙瓊的病，雙瓊業已霍然，見了蘭生，還裝著不理他的光景。蘭生因奇母姊姊在面前，也不好說什麼。後來雙瓊回房，蘭生在姊姊門前敷衍著幾句，又把府考的場作稿子給珩堅看，他方一溜煙走出來，到雙瓊房裡。雙瓊正靠在窗下一張小楊妃榻上看書呢。蘭生笑道：「妹妹你為何總是不理我？病才好，又要看書，不相宜呢！」雙瓊本來是要不理他的，因前日蘭生同佩纜講的話，已有人全告訴了他。雙瓊見蘭生回來了，必要到佩纜那裡的，就差明珠叫一個老媽子常到幽貞館去探聽。韻蘭已同珊寶、秀蘭秘密商議，最好有雙瓊那邊的人來，要他知道佩纜並無他意，所以叫伴馨知照佩纜，在蘭生面前，不要說雙瓊不好。恰好老媽子來探聽，就都聽了去，告訴了雙瓊，心中方自釋然，病也就好。肝氣痛的病，本來是一好便好的，這回子聽蘭生說，便道：「你有你的好地方好人，我不要你管！」蘭生道：「我知罪了，回來我同他疏遠。」雙瓊冷笑道：「疏遠不疏遠，也與我無干！我又不叫你疏遠，你盡管親近去，伏侍他。」蘭生道：「我一時不自檢點，給妹妹生氣。因他和我要好，我也不敢不和他好。我和妹妹從小一處生長的，情分到底比別人深了數倍。妹妹要什麼，我那有一個字兒不聽。況且他知道妹妹生氣，恐怕得了不得，可憐見的，說著這件事便哭，當日這件事，是我要和他好，並非他的支使。妹妹還給他沒臉，饒這麼著，他還叫我在妹妹面前替他方便賠罪，他還要同妹妹來磕頭呢。妹妹你要不自在，罵我，打我，命我改過，我都不怨。只不要為了我的不是，遷怒到別人身上，這就是妹妹天大的恩典了！」說著不覺下了幾點淚。雙瓊心裡自是釋然，又看蘭生的光景，聽他的軟求，心中好似也有無窮的怨悔，便把手裡的書放在桌上，靠著引枕，也盈盈下淚，兩人相對無聲。一會兒蘭生拭淚強笑道：「罷了，我從今不和他好了。」雙瓊歎氣道：「你也不是這等說，為了我你和他不好，給人家知道了，倒是笑話。男女之私，何人可有？況且他雖是賤品，尚知自重，人又體面，情又纏綿，才學又是去得，你們見了自然要愛。他不過好也要好得有方，若不論什麼下作的事都替他去做，非但人家看了不雅，要疑心到別的，就是你也太失身份。並不是我來管你，現在園裡上下等的姊妹多，都同你要好，你若是個個承值起來，將來連吃飯也沒得工夫。到了那邊，又要到那邊，你做了下流小使。」說著就撲嗤的笑了，蘭生拍著雙手，笑道：「好了，妹妹快樂了，從今妹妹再莫多心生氣，要支使我便支使。」雙瓊笑道：「我也沒得什麼支使，要支使你，我叫你倒.....」雙瓊說到這裡，覺得話兒冒失了，便紅了臉說：「你鬧了一陣子，好了，去罷，替我同佩纜說，這個詩社，等過了端陽再舉。」蘭生笑道：「妹妹走得動麼？我同你走出去說。」雙瓊方欲說話，只見明珠進來笑道：「原來顧少爺在這裡，快些到幽貞館去，我家姑娘的韓先生癡病好了，又到蘇姑娘那裡了。就是這個出家的尼姑也在那裡，同柔姑娘的相好，這裡的親戚仲六爺、姑太太那裡的三少爺一同來的。馮姑娘金姑娘看了三奶奶，同我家的奶奶都去看了。園裡的姑娘們都在那裡。」蘭生大喜，便要同雙瓊去，說：「順便可以看佩纜，他們來了，人數又多，聽說這位尼姑法名蓮因，俗家姓金，字翠梧。也是好詩，就留他住在園裡，教他入社，便定一個開社的日期，給他一個信。」雙瓊道：「我病後怕母親不許我出去，你同我去說一聲兒。」明珠道：「太太同姑太太到顧少爺家裡看牌去了。」雙瓊道：「幾時去的？我為什麼不知道？」明珠道：「姑娘同顧少爺進來了，姑太太就來請去的。」雙瓊道：「倒也罷了。」蘭生笑道：「這麼著，就走罷。」遂命明珠扶著雙瓊慢慢的出來，方走出門，遇著了馬姑娘、玉姑娘，也是聽見秋鶴、蓮因來了，要去看的。後邊跟著碧霄的奶媽子連寡婦，原來這連寡婦就是晚根到天津時節在輪船裡遇著，引晚根到碧霄家裡的。碧霄回南，就把他帶了來，住在彩虹樓看守門戶，也時常到韻蘭那裡走走。先時秋鶴住在園裡，韻蘭就命他替秋鶴洗洗衣服，這回也是去看秋鶴的。

於是六個人一同到幽貞館來，眾人都在洋房裡，黑壓壓花枝招展的坐了一地。洽秋已回到天香深處去了。眾人見了他們，連忙讓坐，明珠、連媽只得立在旁邊，韻蘭笑道：「現在園裡的人都齊了，真是人差鬼使，請也不能請到這麼齊，就是兩位太太沒到。秋鶴真是一顆老母珠，多少小珠都來附著的。」幼青、柔仙笑道：「幸虧這個房間大，若是秀姊姊的房間，只好把繩子掛起來了。」雙瓊、蘭生與秋鶴、連媽相見了，再與蓮因見禮，問長問短，親熱了好一會。雙瓊順便與佩纜密談了幾句，告了一個不是。佩纜笑道：「我也並沒怪姑娘，姑娘服我的氣，那裡敢當？」於是大家一笑置之。珊寶笑道：「陽姑娘可是商量開詩社麼？秀丫頭剛才同蓮姊說起，請他入社。」蓮因笑道：「我是已經多年不做詩了，不要說別的，連平仄都忘了。你們都是元白李杜，難道叫我做了殿軍的孟之反不成。」幼青、文玉皆笑道：「元白李杜幾個老詩翁，姐姐還認得，說得出來，可知是日日同他交好，論起世交來，我們還是後輩呢！」燕卿笑道：「我們是元白李杜，只怕蓮妹妹推翻李杜，壓倒元白。」說得眾人笑起來，湘君附著燕卿的耳朵說道：「你便是元白李杜，給知三推翻壓倒。」燕卿罵道：「扯你娘的臊！」這句話被佩纜聽見，點著頭微笑道：「湘姑娘真是仙人。碧霄也笑了一笑，方要插一句，一想洽秋回來了，又礙著自己的，只得忍住。素雯、凌霄齊說道：「你們開詩社，我只得來焚香掃地，要做是萬萬不能。」珩堅笑道：「這一社議定了，只許我們奶奶姑娘入社，不許男人做詩，你們不會做的，也准僱個槍手。素丫頭就叫伯琴代債，不知道凌丫頭有人沒人？」凌霄笑道：「我客人裡頭沒得好詩的人，就是有也不好同奶奶們見的。」素秋笑道：「就是代債，也不要到場裡來代，只許散卷，做好了交來。」凌霄笑道：「我想著了，我就請妹夫代槍，好不好？」眾人笑道：「倒請得的當呢！」蓮民笑道：「做槍手倒罷了，只怕犯了功令，枷號起來，那是我當不起的。」說得眾人又笑起來，馬利根道：「我就請秋鶴槍替，但是一句，說你們能做詩的，要債人麼？」佩纜笑道：「那是不准，我是監社官，若能做詩要債替，我查了出來，要稟明當社的社主，將債代受債的犯人，照例嚴辦。你們不服，我便請碧姑娘出來。」眾人又笑了一會，秋鶴笑道：「馬姑娘我替了，玉姑娘如何？」韻蘭笑道：「他的詩現在極好，學生孟一派的，還等你做。」玉田生笑道：「你不要保舉，倘然將來被人參奏起來，連你保舉的座主也吃不了。」芝仙笑道：「你們不要爭，你們詩社，必當要閱卷的考官，現今我來派兩個主考評閱你們的詩。就派秋鶴為正考官，蓮民為副考官。但是考官不好再做槍手了，我只得毛遂自薦，馬姑娘的詩我來做，凌霄的詩我保舉蘭生做。洽秋派他做磨勘官，若是園外的知三、仲蔚等要來，我也有差使派他，命他做謄錄官，把你們的詩謄了，給秋鶴、蓮民看，以杜徇私用情弊端。開社只一日，我們男客另聚一處，你們考生不拘揀定何處，須與考官磨勘謄錄聲息隔絕，消息不通。否則恐有傳遞等事，就是替做詩的，也只好在男席中。當時不做詩，等你們的通謄好了，方許做呢。這個議論，你們以為妥當不妥當？」蓮因道：「再妥當也沒得了。」佩纜道：「代做詩的混在考官那裡，總不好，我想不用你們男人代做，素雯姑娘的請我們的姑娘做，馬姑娘的我來做，凌姑娘請柔姑娘做。你們幾個槍手通給我到各位奶奶姑娘門前去磕頭。」韻蘭不等說完，便道：「這個議論更妥，但是兩位太太要請不要請呢？」珩堅笑道：「請來了，我們就拘了。」素秋道：「不如送了一席去，倘沒人陪，就請他們三位不做詩的姑娘去。」芝仙、蓮民齊說更妥當了。秋鶴道：「幾時開社呢？」蘭生道：「這回是雙瓊妹妹當社，他說要過了端陽呢！」蓮因笑道：「我那裡等得及，我只好逃考了。」雙瓊道：「姊姊就要走麼？」秋鶴道：「他說庵中諸事未了，他要想到這園來住長，須把庵裡的事交代庵主，另覓一人替辦，還要把秀芬帶來呢。」蘭生道：「多一個考生那更妙了！蓮姑娘就早早回去，

妥當了便來。我們這個社並非同鄉會試有定期的，就多等你幾天也不妨，不過你要趕緊來才是。」蓮因笑道：「我這一回去，最少二十天呢！」雙瓊算了一算日期，笑說道：「不妨，姊姊趕緊回去，我們這裡同你收拾住的地方，橫堅把乩壇改花神廟是容易的，倘你到五月底來，我們索性在延秋樹賞荷花罷，恐怕荷花也好開了。」秋鶴道：「荷花總要六月裡才開，恐怕等不及。」佩纓笑道：「延秋樹做詩更好，我們索性到六月裡開社，橫豎花神廟要重新造，一時趕不及呢！」蘭生道：「當初你們說把乩壇房子改花神廟，今日何以重造呢？」韻蘭道：「蓮姊姊說，乩壇屋不吉，他要造在彈指山麓，就在彩虹樓的下面。」雙瓊道：「這是六月裡斷斷來不及的。」湘君道：「我同他說過了，他同白姑娘到了這裡，權且住在我的地方，等造好了，再搬去。」蘭生道：「這麼著，還好，但是就要開工才好。」韻蘭笑道：「已請令姊明兒就去畫圖樣了，蓮姊姊自己定的日期五月初三開工，明日就叫秋鶴去辦料呢？蘭生甚喜，雙瓊更喜歡得不得了，說：「今日人數還齊，我們來拍一張總照罷！」珩堅笑道：「莫忙，到開社這日，人數還要齊呢！連喜丫頭、雪丫頭都要來的，這個時候拍照，不更好麼！」雙瓊點頭稱是，大家直談了半日方散。秋鶴仍住彩蓮船，蓮因住湘君處。芝仙再三的邀仲蓮民住公館裡去，蓮民不肯，反與秋鶴同住彩蓮船。秋鶴逼著他去拜會了子虛，蓮民還肯聽著，去了一回。毘士等各親戚也都來見過了。自此秋鶴與美人名士，詩酒流連。並蓮民也和順了許多，不似從前的倨傲。

如今且補述秋鶴病癒的緣故。他起初得病，因聽得蓮因遇人不淑，出家割髮，遂一時悔恨攻心，逼出這個病來。其實並非重病，到了家中，父母妻子趕緊替他求醫，總也不好。譚夫人知道城裡有個性命號醒禪的，請乩頗靈，他也是同秋鶴好友，便去邀了來，請他召仙。那翁醒禪召仙的法兒，與眾不同的。當時來了，也不能便召，就住在秋鶴家裡，齋戒三天，方同他請仙。命秋鶴家中的人也齋戒了，到時焚了香，點子燭，叩了頭，醒禪方念請仙邀仙咒，焚了幾道符，忽見乩盤飛動，寫十六字令小詞一解，眾人看去：

鉞刺鳳描，鸞用意深。紅絨線唾，向碧牆陰。寫完了，乩盤還動，醒禪只管寫，就命秋鶴的兄弟在旁照錄。恰是一個小跋，其句云：

花事蘭珊，落紅滿徑。幽窗人倦，到此春遊。值伴侶之相催，索枯腸之句子。用錄舊作，以示同人。秀芬女史志。

眾人看了，說道：「這是女仙呢！但秀芬不知是什麼仙人？名字倒很生。」醒禪道：「我這個請乩的法，就是生人的魂也請得到，但不過這個人前世總要有些來歷，若是畜類投生，就不能請了。」秋鶴的父親想了一會道：「這麼說，這個秀芬女史是生魂，姓白。」醒禪道：「老伯何以知之呢？」秋鶴的父親道：「我昨日看小兒的日記中，記白子文是錢塘縣知縣，死後把這位小姐托孤於秋鶴，現住西湖海印庵，與尼姑蓮因同居。小兒這病，就是為蓮因起的，為什麼這回請了秀芬來？」醒禪笑道：「我也不知道，憑值日仙曹去請那人便是那人，請不到便去抓他來，最好是請有名兒神仙。既這麼著，我且把秀芬女史送去了再請。」於是書了送仙符，念了送仙咒，重新焚香磕頭，換了一宮去請。停了良久，乩盤不動，醒禪道：「過往的神仙，是必有的，恐怕值日神請不動，我再換一宮。」豈知迭換了兩宮，乩盤寂寂，醒禪道：「只得用抓符了。」原來這抓符是強逼的法兒，上有三十三天總敕，便是雷公電母有緊急公事到此也被他抓來。停一會再去，所以抓符尋常不輕容易用的。閒文少表，醒禪換了抓符，不多一會，乩盤大書華陀到三個大字。秋鶴的兄弟因叩問仙機，乩又書道：你欲叩問仙機，卻非對症呢！我適從東王公瀛島還，欲赴上清宮看花藥夫人之病，過此小樓，忽被火敕所阻足力，正餒且暫息再行，適口占四句，寫給你們看：

逍遙時節且逍遙，兩個葫蘆一擔挑。行步忽來三尺地，茶香花氣可憐霄。機事不知，我去了，我去了。

寫畢，乩又寂然。眾人道：「這裡又非詩社，為什麼不示一言，寫了一詩，便去了？」醒禪方欲答言，乩又動起來，大書云：騎鶴飛吟遍海洲，漫天大雨漲江流。明朝定有新鱗上，吩咐仙童理釣鉤。

呂岩戲筆。偶從瑤宮與董雙成、許飛瓊蹴鞠，大負回山，道經此地，見心香一縷，阻住雲頭，且與下方人一談，信士有何詢問？

醒禪忙命焚香叩禱，只見乩上又書云：

來從何處來，去從何處去。此病不須醫，蓮香蕩秋氣。

醒禪忙再叩謝，送了仙。收拾好了，把這四句猜詳，說病是斷不要緊的。看結句有蓮字秋字，大約仍須蓮因來了，方把秋鶴的氣平備。譚夫人道：「蓮因安能來呢？聽得馮碧霄也是去找蓮因，把個得用的丫頭都送了命。醒禪道仙人既如此說，必定有些道理。你們也不必憂慮，只要把他好好看著，不要讓他出門。」說著來看秋鶴，在一間屋裡，外邊的門鎖著，只開了兩個小小窗洞，洞外木柵欄住，那秋鶴兩眼直瞪，見了醒禪，只管笑，面上灰墨塗滿，也不像人了。手中拿著一串五色紙錠，又小紅紙方兒，在那裡做什麼呢？醒禪笑道：「你們為什麼把這個東西給他？」太夫人道：「何嘗給他呢，他昨兒一疊連聲的要書箋紙寫信，要面漿糊，給了他又不寫了。昨日一夜沒空，不知做的什麼？把這書箋紙裁了還做。又不是錠黏在柴草上，你不見那邊惜字簍兒裡還有麼。」醒禪一看，果然滿滿的裝了一簍，並不是紙錠兒。忽聽秋鶴嚷道：「快拿焊藥來。」醒禪道：「他要焊什麼？」太夫人道：「漿糊他算焊藥的。」譚夫人就只得去做了來。醒禪問道：「秋鶴，你做的什麼？」秋鶴笑著不應。醒禪問了幾遍，秋鶴便直立起來，怒目而視，好似要來打的樣子。醒禪退了一步，秋鶴嚷道：「你們都是沒良心的王八羔子，要來搶我這護花鈴。」忽又吟道：「春蠶到死絲方盡，蠟燭成灰淚始乾。」醒禪笑道：「他這個算護花鈴的，倒也癡得好笑。」錢太夫人道：「他常常念這兩句呢！」醒禪道：「他不過為著蓮因。」譚夫人道：「看這個形景，我們有什麼法呢？」醒禪道：「乩語說是可救的，且等著罷。」於是寬慰幾句，也就去了。

又過了幾日，仲蓮民來望他，秋鶴本來是不認得的，況在癡病之際，言語無倫。蓮民見了老太爺錢太太，也商議不出什麼法兒。聞得一位老友馬鳴之住在孟河，專治風症。蓮民便趕去邀請，豈知鳴之被金陵一個大憲請去了。蓮民只得等於四五天，鳴之方回家中。蓮民同他本來相識的，便相見了。告訴他的緣故，鳴之道：「弟方才回來，有許多請我的，必須同他診診，請老兄住在舍下，再等二日，待我把這些證案料理清楚，再一同前去。」蓮民便送他一百元請封，是蓮民自己替給的，鳴之不收，蓮民再三要送，鳴之笑道：「我們都是自己人，就是秋鶴也是第十年前同窗的朋友。你必要這麼，就生分了。況乎出遠門看證，不認得的，你就再加上我一百元，我還不肯去呢！你要是不安，船家多賞些，給他二十元就是了。」蓮民只得從命，又住了三天便與鳴之到秋鶴家裡來。吳治秋同蓮因已到五日，治秋送給三百金，秋鶴的病已好了，於是彼此相見。老太爺見秋鶴這幾個朋友，都是義氣深重，心中自是感激，就安排地方留他住下。次日鳴之立了一個調理的方，說服三四服，便一律復原，毫無別慮了。是日便仍回孟河，那蓮因自出家之後晨鐘暮鼓，刻意清修現已姪女丹成，飛升在即。不過知靈妃墮落的這件公案尚未了結，只得暫住紅塵，以待滿限。恰不敢稍露色相，仍是有說有笑，與常人無異。他近日練成幾種丹丸，有名化奇的，可以改變性情。有名定福的，可癒百病。有名葆真的，可養精神。只是秘著不肯輕易給人。當時秋鶴見了，說也奇怪，便哭了出來。蓮因命他家中人把定福丸給秋鶴吃了，命取一碗清水書符誦咒，噴了秋鶴一面，又喃喃的念了一會不知什麼，便道：「把他放罷，不要緊了。」果然秋鶴就醒起來，身上已是穢濁不堪。蓮因遂同他梳洗乾潔，換了衣服。秋鶴的夫人看他光景，暗暗點頭道：「怪道秋鶴念念不忘，原來他如此遇到。可惜出了家，否則留他在家，倒是合用的。」於是同蓮因愈加親近起來。蓮因本同譚夫人睡的，兩人往往長談，蓮因講起以前的苦楚來，譚夫人哭一陣，說一陣的。秋鶴經蓮因一治，足是睡了兩晝夜，醒來嚷餓要吃，夜間便談心起來，秋鶴又吟春蠶蠟炬兩句，治秋笑道：「這方字要改難字，始字要改末字。」蓮因笑向秋鶴道：「治秋改的已是深透一層，你還能進一解麼？」秋鶴道：

「蠶欲絲多常不死，蠟防淚盡永留光。」

蓮因道：「有盡否？」秋鶴道：

「江河浩蕩流終古，日月循環照太空。」

蓮因道：「如此說來，情天地也要破陷了。」蓮民道：「秋鶴倒是至情呢！」蓮因道：「不是這等說，大名無名，大德不德。」

論其先天，本無蠶，何有絲？本無蠟，何有淚？你們都是從跡象上求，那裡能解脫？昔宏忍老祖傳道於慧能，先有上座神秀說揭云：身是菩提樹，心如明鏡台。時時勤拂拭，莫使惹塵埃。宏忍老祖道：美則美矣，尚有人力。慧能亦作揭云：菩提本非樹，明鏡亦非台。本來無一物，何處有塵埃？慧能遂得傳道。可知參禪須要有解脫，方能神化。」秋鶴道：「這等說起來，明鏡菩提，還有痕跡，須並此而捐之方好。」蓮因點頭道：「你能見到此，為何犯呢？從今以後，我勸你少操些心罷，我是已經做了姑子，不能做主了。不過我要了一樁心願，還有幾時敘敘。」因將前頭做的夢，及要造花神廟的事告訴了眾人。冶秋、蓮民也就喜歡，秋鶴笑道：「你做空王，我同韻蘭來皈依三寶可乎？」蓮因道：「佛法雖宏，不留色相。」秋鶴道：「我現本來。」蓮因道：「本來在何處？」秋鶴道：「樓上美人天上夢，水中明月鏡中花。」蓮民道：「你們的禪語，我不信，可是佛教裡出來的麼？」秋鶴笑道：「我也不過同他胡鬧。」蓮因正色道：「你若無佛法，這個病何以霍然？」秋鶴笑道：「不過偶然罷了。」蓮因道：「你將來總要信呢。」

秋鶴笑道：「我是深知道他的來歷，所說的釋迦佛出處，就是現今錫蘭地方，我是曾經到過訪過的。我就看出來了，毫無寶濟。」蓮因歎氣道：「老佛慈悲，眾生懵懂，奈何？」冶秋道：「這個地方我也到過，至今還有古蹟呢！」蓮民道：「他教的來歷，究竟如何？請秋鶴講講。」秋鶴道：「我另有幾卷原教，可惜掉在上海。大約這個佛教，始於印度，總名非大教，其中共有數種。有南佛教，有北佛教，有喝捍教，有婆羅門教。南佛教與喝捍教多貴品，多有不信婆羅門者。」蓮因道：「釋迦同時還有一教呢！」秋鶴道：「就是喝捍教的始祖，名摩訶，與釋迦同時而生，同創教門，釋迦為天竺國皇太子，就是現今的錫蘭地方。摩訶，乃若提族派，據說即是普賢，他們都算佛教的。按佛字之義，為覺。喝捍的意，為騰。今印度人信南佛的約三十萬名，信喝捍教的約五十萬名。他們信奉的祖神，共有三個。一名衛世奴，為保護萬物的神。一名巴馬，為創造萬物的神。一名希法，亦名息罷，為毀滅萬物的神。教中三神並重，最重衛世奴，他教中的人有二十兆人。當唐朝佛教東來的時候，有只衛國的人名般若波羅者，先自創造異說，著成一書，說佛的各種慈悲靈異，他就附會起來。說衛世奴是釋迦前身，巴馬是文殊前身，希法是普賢前身，又說他三個人本是一人。於是又創現在過去未來三世的考據，始有輪回轉生之說。這個書都是西竺國文字，他的字另有一體。中國人念出來，都有患患患的聲音，就名梵書。於是大家信他的搗鬼，豈知他地獄的講究，還是天主古教裡化出來的呢。」蓮民道：「彌勒金剛，是什麼講究呢？」秋鶴道：「釋迦當初見各國都有教門，本國獨無教門，心裡頭深以為恥，於是苦心孤詣，想出一個驚愚駭眾的教法來，自願棄國出家。你想一個太子出去，豈無幾個官跟他的麼？那彌勒是他一個先行，極有心計。金剛是他的侍衛，當初本有六人，後來一個人逃走去了，據說就是准提，就把釋迦的緒餘另立一門，異派同宗，信的人也多。一個人常跟著釋迦，就是現在所說韋馱。還有四個侍衛，常常隨著先行，這便是四金剛的來歷。至於羅漢之說，都是他的門下。釋迦死後，又添了許多。有多少人還有名字，現在我通忘了。」蓮民道：「迦藍是什麼神呢？」秋鶴笑道：「當初西竺國的方言，稱傭奴曰迦藍，大約就是釋迦斯役。」冶秋道：「創這教來，人家信他，已不容易了，現在禪院還有他的舍利子呢。」蓮因笑道：「你們見過麼？」秋鶴笑道：「你知道舍利子是什麼東西？原來當時風氣未開，釋迦得了金鋼石，打又打不破，燒又燒不了，便把這個哄起鄉愚來，說這是三昧火修煉成功永不破碎的，眾人把他狠打狠燒，那裡肯傷壞一些，於是大家堅信起來。當是時，他國中教門極多，釋迦相繼創起，也虧他了。」蓮民道：「何以謂之非大呢？」秋鶴道：「恐怕後來做書的人太勞，待我停一回再告訴你。」不知如何，下章再表。